

【蔚·观·历·史】

盛唐一百三十年

唐朝，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明而放达

的时代，也是最具有国际主义色彩的朝

代，有着盛世无忌的宽广胸襟。只有在

这样一个时代，才能容纳中国历史上唯

一个女皇帝。日 月当

帝国的神话

吴蔚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风骨坚硬

而挺拔，思想自由而开

放，个性飞扬而多彩。正因

为有这样一个气象万千的时

代，才成就了雄视八方、豪气

齐天的盛唐，奏出了一致君尧

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时代强

音，创造了世界范围内强盛



帝国的神话

吴蔚 著

盛唐一百三十年

盛世皇权下惊心动魄的悲喜剧
巅峰时刻中波诡云谲的兴废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的神话：盛唐一百三十年/吴蔚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ISBN 978-7-224-08648-5

I. 帝… II. 吴… III. 中国—古代史—唐代—通俗读物
IV. K24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49326号



帝国的神话
——盛唐一百三十年

作者：吴蔚

责任编辑：张玉霞

书籍装帧：王晓勇

党菲

出版发行：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制版：陕西华夏电脑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陕西航天通力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6开 17.25印张 2插页

字数：280千字

版次：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24-08648-5

定价：29.80元



序

隋唐号称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尤其是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一百三十年，被称为盛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独特，也最有活力的时期，也是绝无仅有的开放时期，被视为当时“世界历史演进的重心”。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国力最强盛、经济最富庶、文化最辉煌的国家；当时的中国文明，是全世界的制高点。不仅在唐朝，乃至在整部中国古代史上，这一百三十年都是公认的最闪光、最荣耀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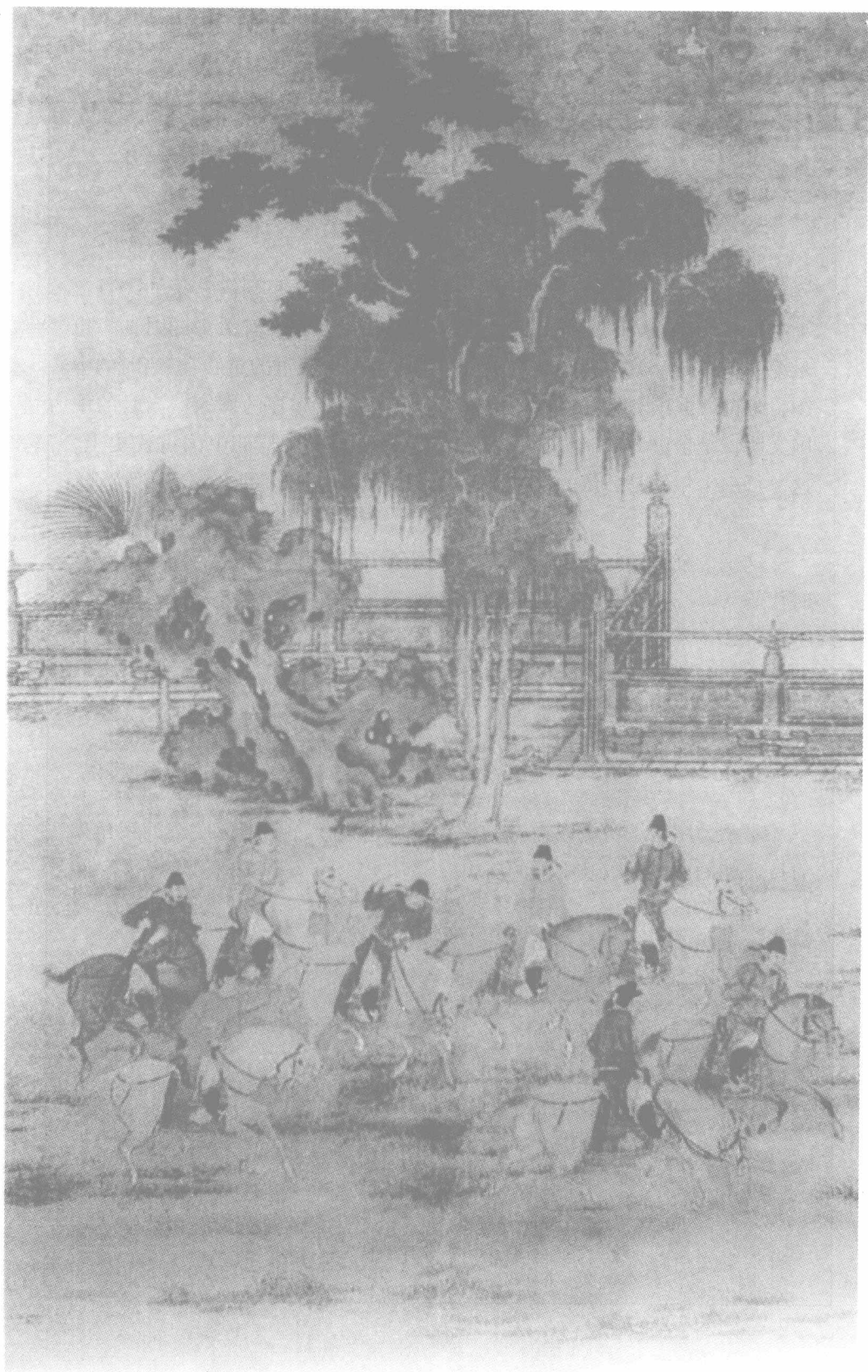
这是个全新的时代，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帝王将相建功立业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恰好生逢其时。

一切的变动都隐藏着动机与秘密。

本书力图给予历史以声音和颜色的细节，使读者用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唐朝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历史。

过去的历史可以得到现在的评价。



编外篇 开皇 (1)

1. 杨坚的崛起 (3)
2. 隋朝立国 (11)
3. 开皇之治 (15)
4. 千金公主 (22)
5. 仁寿宫 (31)
6. 大兴城 (41)

第一篇 贞观 (47)

1. 喋血玄武门 (48)
2. 贞观之治 (60)
3. 天可汗 (69)
4. 文成公主 (77)
5. 高丽之败 (87)
6. 明君无肖子 (95)

第二篇 神龙 (107)

1. 永徽之政 (108)
2. 武则天的崛起 (114)
3. 李治边功 (125)
4. 日月当空罌 (137)

5. 眯目圣神皇 (151)

6. 大明宫 (166)

第三篇 开元 (183)

1. 血腥宫变 (185)

2. 开元盛世 (199)

3. 名相风采 (209)

4. 哥舒夜带刀 (223)

5. 安史之乱 (240)

6. 长恨歌 (250)

附录 I 本书大事记 (263)

附录 II 唐代年号表 (265)

开皇



公元 581 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历史开始从黑暗走向光明。

自汉帝国崩解后，中国长期陷入了分裂与混乱的状态，时间达三个半世纪之久。这是一段相当黑暗的历史，如同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黑暗时代。云卷云舒的天空下，花开花谢的大地上，四处弥漫着厮杀的战火和血腥的气息。文明被残酷地破坏，经济被无情地摧毁，水深火热中的人们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疲惫和绝望中。

然而，就在公元 581 年这一年，隋朝建立，隋文帝定年号为开皇，中国再度开始走向统一，其意义不亚于八百年前的秦始皇平定六国、统一天下。

从统一到分裂，到再统一，经历了如此漫长而艰辛的路程，所有的目光

都聚焦在新的征服者身上。这个犹如秦始皇一般铁腕的功勋人物，名字叫做杨坚。这是个在历史的黑暗中熠熠闪亮的名字。在西方，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成就不但超越了之前的秦始皇、汉武帝，就是后来的唐太宗、宋太祖也无法企及。

讲述盛唐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杨坚。唐朝再强盛，始终不过是隋朝的延续。隋朝对后世中国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致“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中华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剑桥中国隋唐史》）。

开皇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实现大统一的关键人物，而第一次则是由秦始皇实现的。如果说秦始皇嬴政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皇帝，那么杨坚完全可以有资格排在第二位。这两个人不但分别建立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庞大帝国，还各自缔造了影响深远的制度，是以虽然国祚短促，却依旧在后世彰显其辉。

1. 杨坚的崛起

公元556年的三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在西魏的都城长安，一场豪华的婚礼正在举行。这是一场非同一般的盛大婚礼，新人双方门第显赫，到场的要么是公卿，要么是名流，时人均以能成为婚宴的座上宾而自傲。

[西魏是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个地方政权，由鲜卑人宇文泰所建，目的在于与其宿敌高欢所建的东魏政权对抗。宇文泰拥立北魏孝文帝的孙子为帝，建都长安。西魏至公元557年被北周取代，总共经历两代三帝，享国二十五年。在整个西魏统治时期，权臣宇文泰一直控制着朝政。东魏则由高欢拥立北魏孝文帝曾孙元善见（年仅十一岁）为孝静帝，建都邺城（今属河北）。在整个东魏统治时期，权臣高欢始终把持着朝政。高欢为鲜卑化汉人，鲜卑名贺六浑，贫贱时为鲜卑贵族美女娄昭君所青睐，后娄昭君主动委身下嫁，高欢从此崛起。高欢在东魏当权时，一直忙于玩弄权术，积极筹备篡位。公元550年，高欢病死，二十七岁的孝静帝刚要亲政，就被高欢之子高洋所废，东魏就此灭亡，仅历一帝，享国十六年。此后，东魏全境进入北齐的统治。]

新郎的名字叫普六茹坚，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杨坚。“普六茹”为鲜卑姓，杨坚的父亲杨忠曾因战功被赐姓普六茹。杨忠，弘农华阴（今陕西）人。弘农杨氏是一支源远流长的名门望族，东汉大儒杨震、魏晋名士杨修均出自此姓。不过，杨忠却是因战功起家，位列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封随国公（“随”后改为“隋”）。杨坚出身将门，自小“不晓书语”，即不学无术，但却因为家世的关系，得以在朝中为官。史书记载杨坚“美须髯，身長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深重，有将率之略”（《北史·卷十一·隋本纪》）。如此相貌奇伟、器宇轩昂的人物，自然引起了朝野格外注意。柱国

大将军独孤信素来有阅人的眼光，其长女嫁给西魏权臣宇文泰长子宇文毓（后来的北周明帝）为妻，此女即为后来的北周明帝皇后；第四女嫁给了西魏八大柱国之一李虎（时称唐公）之子李弼，此女即李渊（后来的唐高祖）之母。独孤信第一眼看到杨坚时，就认定他绝非池中之物，主动提出要将自己最心爱的第七女独孤伽罗（伽罗出自梵语 tagara，意为香炉木）嫁给他。独孤伽罗即为后来大名鼎鼎的独孤皇后，当时年仅十四岁，独孤氏的势力强大，天下号称能与宇文泰并肩的只有独孤信和赵贵二人。对这桩天上掉下来的联姻，杨家自然喜出望外，于是，就有了长安这场隆重的婚礼。

〔公元550年，宇文泰创建了“府兵制”。在西魏府兵制的顶端，八大“柱国大将军”宇文泰、元欣、李弼、李虎、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为最高统帅，地位均在丞相之上，以宇文泰总百揆，督中外诸军。其下是十二大将军：元赞、元育、元廓、宇文导、宇文贵、侯莫陈顺、达奚武、李远、豆卢宁、贺兰祥、杨忠、王雄。〕

但也有人从这场婚礼中看到了危机，此人就是一手创立西魏政权的鲜卑人宇文泰。不过，真正令宇文泰眉头紧锁的并非杨坚，而是他的岳父独孤信。虽然独孤信跟宇文泰也是儿女亲家，但天下人都知道，在所谓的八大柱国中，只有独孤信和赵贵不是宇文泰的嫡系。而独孤信“风度弘雅，有奇谋大略”，其声名之卓著，令国人振聋发聩。甚至西魏的死敌东魏也想利用独孤信的名声，有意在檄文中提到只有独孤信才能与宇文泰对抗，想借此来挑拨二人的关系。独孤信威望如此之高，如今又与手握重兵的实力派将领杨忠联姻，自然令宇文泰感到了强烈的不安。

杨坚的婚礼后没几天，宇文泰开始有些坐不住了，他瞒着独孤信和杨忠，暗中召集心腹将领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提出了为自己选立继承人的问题。当时宇文泰才四十九岁，作为武将而言，正是壮年时期，他为什么突然要提到立嗣的问题呢？这其中的原因就在独孤信身上。假设宇文泰突然撒手西去，继位的必然是其长子宇文毓，而宇文毓刚好是独孤信的女婿，大权难保不会落入独孤氏手中，这是宇文泰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秘密会议一开始，宇文泰就以宇文毓（庶长子，姚夫人所生）并非嫡出的名义，提出要立正室冯翊公主（北魏孝武帝妹）所生的嫡子宇文觉为嗣。但随后，宇文泰又说：“我想立嫡子为嗣，又怕大司马（独孤信）有疑，该怎么办？”宇文泰也如此忌惮独孤信的反应，可见当时独孤氏的实力已经大到足够威胁宇文氏的利益。事

关重大，在场的众将没有一个人搭话，“众默然，未有言者”，显然是既不敢得罪宇文泰，又不敢得罪独孤信。

气氛沉闷而尴尬，依旧没有一个人说话。这些人在战场上都是出生入死、以一敌百的勇士，现在却被一个小小的问题吓得不敢出声。眼见立嗣会议就要就此搁浅，十二大将之一的李远终于按捺不住了，拔刀而起，请求立即将独孤信斩首，以确保立嫡子无异议。宇文泰吓了一跳，急忙打圆场说：“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但在场的众将却由此被唬住了，于是都纷纷表示同意立嫡子宇文觉为嗣。

事后，独孤信主动表态，表示对宇文泰立嫡为嗣一事并无异议。李远当时一时冲动，后来也觉得后怕，还特意赶去向独孤信谢罪，为自己辩护说：“临大事，不得不如此！”独孤信则回答说：“今日赖公决此大议。”（《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六》）以此表示胸中并无芥蒂。宇文觉就此被立为世子。

转眼到了十月，宇文泰出巡到北黄河（今内蒙古后套乌加河）时，突然生了病，返回到云阳宫（今陕西淳化县西北）时，一病不起。他自知大限已到，紧急召侄子宇文护（宇文泰兄子）到身边，以“诸子幼小”为由，将朝政大权交给了宇文护。实际上，“诸子幼小”并不是一个合适的理由，当时宇文泰庶长子宇文毓二十三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就是已经被立为世子的嫡长子宇文觉也已经十五岁了，均已成年。

显然，宇文泰此举还有更深的用意。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宇文泰之前创建的府兵制，便可以知道西魏是一个靠军功借以立身保命的政权。处于权势顶端的所谓八大柱国、十二大将军，无一不是出生入死、功劳显赫的豪杰，他们只崇拜英雄，也只有宇文泰这样一手开创出江山的开国元勋才能镇得住他们——而世子宇文觉才十五岁，如何能管得住这帮虎狼之师？因此，深思熟虑的宇文泰选择了侄子宇文护来作为过渡的人选。宇文护最初的身份，并不是宇文泰的继承者，而是宇文觉的监护人。他一上台，就处在争权夺利的风口浪尖中。

宇文泰死后，宇文护认为只有趁宇文泰余威还在，让宇文觉当上皇帝，建立君臣的关系，才能震慑住那些手握重兵的权臣。于是，在宇文泰尸骨未寒之时，宇文护便迫使西魏恭帝禅位于宇文泰世子宇文觉，西魏就此灭亡。次年，宇文觉称周天王，是为孝闵帝，由此建立了北周政权，军国大权都掌握在宇文护手中。局势稍微稳定后，宇文护以极为可疑的“谋反”罪名诛杀

了柱国赵贵，又逼迫另一柱国独孤信自杀，顺利铲除了实力最强、威望最高的两名异己。

独孤信一死，杨坚立即处于一个相当微妙的处境：一方面，他是独孤信的女婿，必然要备受猜忌，但其父大将军杨忠是实际的统兵者，手握重兵，宇文护也无法轻易下手；另一方面，他又是第一代元勋杨忠的儿子，第二代中备受瞩目的人才，是宇文护合适的拉拢对象。最初，宇文护主动对杨坚示好，杨坚十分为难，求教于父亲杨忠。杨忠认为宇文护在元勋将领和宇文皇族中都不得人心，将来局面难以预料，因此告诉儿子说：“两姑之间难为妇。”（《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意思是说，在两个婆婆之间很难做好媳妇，既不能得罪宇文护，也不能与他走得太近。杨坚后来也正是这样做的，这让宇文护恨在心头，却又无法发作。

在宇文泰的时代，十二大将军均各自统有重兵，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宇文护执政后，要求所有军队的调派，都需要有他的签字，由此收回了兵权。就在宇文护自以为江山稳固时，又发生了一系列的政变。北周孝闵帝宇文觉不满宇文护专权，与司会李植（十二大将之一李远之子，自称为陇西李氏，实为鲜卑拓跋族）等人密谋除掉宇文护，不料事泄，宇文觉和李植均被宇文护杀害。宇文护又立宇文泰庶长子宇文毓为帝，是为北周明帝。然而，宇文毓虽然没有了岳父独孤信为后援，却勤奋好学，非常有见识，宇文护担心这样不利于自己把持朝政，就暗中指使人在食物中下毒，毒杀了宇文毓。宇文毓临死前口授遗诏，没有将皇位传给自己年幼的儿子，而是非常聪明地传给了弟弟宇文邕（宇文泰第四子），这其中自然含着特别的期待——希望宇文邕将来有一天能够诛灭宇文护，让大权重新回到宇文泰一脉手中。

宇文邕即位为北周武帝后，鉴于两位哥哥惨死的教训，一直装愚守拙，深藏不露，任凭宇文护专横跋扈。年年岁岁，岁岁年年，转眼间过去了十二年。公元572年，宇文邕同胞弟宇文直因为被宇文护免职而怀恨在心，力劝兄长除掉宇文护，三十岁的宇文邕终于下定了决心。三月十八日，宇文护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回长安，按例入宫谒见宇文邕。宇文邕假意请宇文护规劝皇太后戒酒，宇文护欣然答应。就在拜见皇太后时，宇文邕亲手用玉珽袭击宇文护的后脑。宇文护没有任何戒备，当即倒地，但没有毙命。宇文邕命宦官何泉立即用刀砍死宇文护，宇文护平时威名太盛，何泉竟然不敢下手。还是埋伏在一旁的宇文直跳出来，举刀砍死了宇文护。

大权终于重归宇文邕，一直被宇文护死命压制住的杨坚（其时杨忠已死）也长长舒了一口气。不过，在宇文邕最初任命的一批重臣名单中，并没有杨坚的名字。出人意料的是，就在宇文邕夺回大权后第二年，突然决意纳杨坚长女杨丽华（独孤伽罗所生）为太子宇文赟（宇文邕长子，后来的北周宣帝）的正妃。显然，宇文邕是为了巩固自己的集权，想培植新势力来制衡宇文护的残余势力，而杨坚刚好是个合适的人选。杨坚由此成为政治斗争中意外的受益者，成为名副其实的皇亲国戚，进入了核心政治集团，再加上其妻独孤氏的势力，史称“贵戚之盛，莫与为比”。

不过，此时的杨坚尚未有取北周而代之的野心，因为宇文邕也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一心要统一中国。当时北方的突厥强盛，视北齐、北周为南边的两小儿，十分轻视。宇文邕的皇后便是一位突厥公主（突厥木杆可汗侯斤之女）。虽然他根本不喜欢这位突厥公主，却也不敢有丝毫得罪，倾尽全力巴结抚慰，但心中的不平是可想而知的。

稳住了突厥后，宇文邕最终于公元577年一举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意气风发的宇文邕顿时不可一世，决定再用几年时间，北平突厥，南定江南，统一全国，君临天下。为了报昔日被突厥轻视之恨，宇文邕不顾皇后就是突厥公主的事实，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先出战实力更为强大的突厥。然而，就在北伐突厥的征途上，他染上了重病，出师未捷身先死，最终未能实现其宏图大业。

新一任的皇帝北周宣帝宇文赟年纪还轻，不但胸无大志，而且性情反复无常。他还是太子时，就经常与太子宫尹郑译等人在军中嗜酒淫狎。宇文邕得知后大怒，不仅当众杖责了太子和郑译等人，还罢免了郑译。但宇文赟态度恶劣，不思悔改，很快又将郑译召到身边，戏狎如初。在一次宴会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王轨借着酒劲儿向宇文邕进言：“可爱好老公（公与翁均为年老之通称），但恨后嗣弱。”（《周书·卷六十二·王轨传》）明确指出宇文赟不是当皇帝的材料，力劝宇文邕改立太子。宇文邕也一度有过废太子之心，只是考虑到其他儿子年纪还小，一时没有成行。

由于望子成龙心切，宇文邕对待宇文赟更加严厉，不但经常当众用鞭子抽打犯错的太子，还派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在这样苛刻险恶环境下长大的宇文赟，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他性情暴戾，冷酷多疑。宇文邕刚死，还没有出殡，宇文赟不仅没有任何悲伤的表情，反而大骂父皇死得太晚，还

将父皇后宫的妃嫔淫遍，以此来发泄心中对父皇刻骨的怨恨。他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之前被宇文邕贬谪的东宫故吏郑译为开府仪同大将军、内史中大夫，全面委以朝政，并杀掉了父皇所倚重的近臣如宇文宪、王轨、宇文孝伯、宇文神举等。这些人全是熟悉政事、军务的肱股之臣，以致后来杨坚登上皇位后曾无比感叹地说：“倘若宇文孝伯还在，我辈哪有今天。”对于宗室诸王，宇文赟也不信任，将他们全部赶出京师到外地任职。杨坚为此私下对大将军宇文庆说：“天元（指宇文赟）寿恐不长，又令诸藩就国，恐怕国家危亡在即。”可见，杨坚对当时的局势相当清楚，大概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野心开始蠢蠢欲动。不过，也正是宇文赟自己为杨坚的篡权铺平了道路。

最初，宇文赟对岳父杨坚是信任的。他即位后不久，就立原配杨丽华（杨坚长女）为皇后，并任命岳父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完全将兵权交给了杨坚。可见在这时，翁婿之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令人不解的是，宇文赟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来铲除异己、巩固权力，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将皇位传给了年仅七岁的儿子宇文阐（原名宇文衍，即北周静帝）。不过，他自己并未就此放权力，而是以“天元皇帝”的名义继续执掌政权。他这样是既要掌握权力，又不想为政事操劳。从此以后，宇文赟便很少上朝，大臣有事要通过宦官上奏。以如此奇特的方式来治理国家，直接导致了君臣隔阂，内外离心。

宇文赟当了天元皇帝后，更事骄侈，凡事无所顾忌，想出了许多新花样来兴造变革。比如不准人说“天”、“高”、“上”、“大”四个字，以致天下姓高的人不得不改姓姜。又妄自尊大，自称为“天”，下令造佛像和天尊像，自己与二像同面南而坐。对于臣下，宇文赟则密令左右严密伺察，小有过失，则处置十分严厉，重则诛杀，轻则杖打。而杖人都以杖一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接着又加至二百四十，连后妃嫔御也多遭杖挞。于是，内外恐怖，人情汹汹，宇文赟所过之处，人人驻足而立，唯恐有所过失。

除了立原配杨丽华为天元大皇后外，宇文赟还创新地立了朱满月（北周静帝宇文阐生母）为天大皇后，陈月仪为天中大皇后，元乐尚为天右大皇后，一共是四位皇后。但即使是皇后，也逃不出宇文赟各种新鲜花样的折磨。宇文赟喜欢游幸，有一次，他亲自驾驭驿马赶往洛阳，一天行三百里。他自己风驰电掣不说，还匪夷所思地要求四位皇后并驾齐驱，若谁有先后，即加谴责责罚。结果人人争先，人马相继于道旁累倒。

有这样性情诡异残暴的皇帝，群臣难免度日如年。生性多疑的宇文赟却愈发猜忌大臣，这其中也包括他的岳父——杨坚。幸亏被皇帝视为心腹的内史上大夫郑译曾经与杨坚同学，他一直看好杨坚，知其“相表有奇，倾心相结”，因此多方维护，竭力在皇帝面前为杨坚说好话，才保得杨坚一直平安无事。然而，翁婿之间的猜忌最终还是因为一名叫尉迟炽繁的绝色女子而表面化了。

尉迟炽繁为蜀国公尉迟迥（祖先为西域人，母为宇文泰姐，妻为北魏金明公主）之孙女，美艳出众，嫁给杞国公宇文亮（宇文泰长兄宇文颢之孙）之子宇文温（封西阳公，宇文赟堂侄）为妻。在一次宗室宴会上，宇文赟见到了堂侄媳妇尉迟炽繁，为其非凡的美貌所吸引，竟然不顾宗室礼仪，威逼奸淫了尉迟炽繁。宇文亮得知儿媳的遭遇后，恨透了宇文赟，又怕宇文赟对自己下手，于是举兵谋反，但因为走漏了风声，很快兵败被杀，儿子宇文温也被诛杀。宇文赟立即明目张胆地召尉迟炽繁入宫，先是封为长贵妃，不久又立为天左大皇后。这样，宇文赟一共有五位皇后，成为历史上同时册封五女为皇后者第一人。

五位皇后中，只有朱满月没有任何背景。她出身寒微，因家人有罪而没入宫中为奴，分配到东宫，为当时还是太子的宇文赟职掌衣服管理之事，年龄比宇文赟大十余岁，完全是因为生下了皇子宇文阐，母因子贵，才得封为皇后。陈月仪，大将军陈山提第八女，女儿封后后，陈山提为上柱国，封鄯国公。元乐尚，开府元晟之第二女，女儿封后后，元晟为上柱国，封翼国公。当然，娘家实力最强的要数尉迟炽繁和杨丽华。杨丽华是宇文赟原配，被封为天元大皇后，在五位皇后中排在第一，地位最高，但她温柔婉转，性不妒忌，在后宫很得人心，与喜怒无常的宇文赟一直也相安无事。然而，自从尉迟炽繁被立为皇后后，事情开始起了微妙的变化——后宫流言纷起，不断有谣言说杨坚有“不臣之心”，正在准备谋反。

大象二年（580）五月初一，正好是尉迟炽繁立后两个月，宇文赟突然无事生非地要杀死杨丽华，谁也无法阻止。最终还是杨丽华的母弟独孤伽罗赶到。独孤伽罗的大姐曾嫁北周明帝宇文毓为后，因此在辈分上，独孤伽罗不但是宇文赟的岳母，还是宇文赟的伯母。她以双重身份向宇文赟磕头求情，额头都磕出了血，宇文赟才勉强放过了杨丽华，但却愤怒地威胁说：“终有一日，一定要族灭你们杨家！”并立即派人去召杨坚进宫，事先告诉左右，只要

杨坚稍有异常，便立即就地斩杀。不料杨坚进宫后若无其事，宇文赟没有理由下手加害，杨坚才算逃过一劫。

杨丽华事件被视为一个有力的信号——杨坚名高位重，正遭到皇帝的严重猜忌。恐惧不已的杨坚为了自保，不得不想方设法地到地方任职，离开京师以避祸。他竭力巴结内史上大夫郑译。郑译是东宫旧人，与宇文赟一起玩乐长大，一直被皇帝视为心腹。同时郑译又是杨坚的同学，一直看好杨坚。刚好此时，宇文赟打算派兵南下，郑译上书推举杨坚。五月初四，宇文赟任命杨坚为扬州总管，负责南下攻打陈朝。这本来正是杨坚所期待的，但杨坚突然声称患了足疾，没有及时离开京城。一切都显示着，他得到了某种消息，抑或有某种计划正在悄然进行中。

正是在这个时候，宇文赟突然得了重病。根据史书的说法，“初，宣帝（宇文赟）不豫，诏隋文帝（杨坚）入禁中侍疾”（《周书·卷九·皇后传》）。这显然不合乎逻辑。在古代，皇宫是国家中枢，重中之重。宇文赟是个猜忌心极强的人，前几天还威胁说要杀光岳父全家，一生病竟然立即召岳父进宫。这实在令人疑窦丛生。

五月初十，宇文赟病情加重，紧急召小御正刘昉、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入卧室，打算托付后事，但由于呼吸道出了问题，已经说不出来话，不久后便撒手西去。官方说法是皇帝因游戏无度而得病暴崩，但宇文赟时年仅二十二岁，又刚好死在要对杨坚下手的时候，联想到杨坚之后的受益，不能不让人怀疑这其中的关节。

皇帝病死时，病榻前只有刘昉和颜之仪二人。刘昉十分机灵，认为北周静帝宇文阐年幼，而之前宇文赟猜忌成性，将宗室诸王都外派到封地，京师有重名的只有杨坚一人，也只有他能力挽狂澜，于是与内史上大夫郑译等人一起要求杨坚辅政。杨坚初时表现得异常恐惧，不敢答应。刘昉大喊道：“公若为，请速为。不为，我自为摄政，你别后悔。”杨坚最终同意。

于是刘昉、郑译矫诏，以宇文赟的名义任命杨坚总知中外兵马事。颜之仪知道内幕，不肯在假诏书上签名，刘昉等人威逼无效，只好代其署名。府兵十二卫接到以宇文赟的名义签发的遗诏后，均表示接受杨坚节制。杨坚由此掌握了北周军事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摄政。对此，唐人周昙有诗吟道：“孤儿寡妇忍同欺，辅政刚教篡夺为。矫诏必能疏昉译，直臣诚合重颜仪。”

实际上，自从杨坚摄政，他已经处于一个无法逆转的位置——恰如逆水